

一個農民翻身的事



青 山 著
海 燕 書 店 刊 行



一 引 子

去年十一月裏，我們到澧水去參加農民代表大會，在這個會上，我碰到這本書裏所要描述的主人公——徐大杰同志。他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澧水縣的副縣長。

他是一位高高的個子，臉黑黑的，額上已有一些縐紋，顴骨稍微有點突出，眼睛裏神采奕奕，在西北風裏，站在人羣中，嘴緊緊地閉着。頭上戴着一頂新做的軍帽，身上穿着一件深藍色土布長袍，斜背着一支駁壳槍。一望而知，他是一位飽歷風霜，久經患難，受過鍛鍊的非凡的人物；但同時，你卻又很自然地會感覺到這是一個正直、樸素、堅強、渾厚、易於接近、和藹可親的農民。你立刻想走上前去，拉着他的手，啦一啦呱。

有一天，我們就專門去看他，在一間小屋子裏，在一盆木柴火旁邊，我們從白天中午，一直談到夜深人靜，出得門來，月兒已經轉到正南了。徐大杰同志對着我們，談出了他——

個農民——十八年來艱苦鬪爭的歷史。

二 幹革命以前

遠在四十六年以前，在漣水（這裏所說的是老漣水縣，現在劃歸東縣）東鄉，老黃河邊上，有一個叫做李圩的莊子，在地主李楠的佃戶家裏，誕生了徐大杰同志。父親種李楠家幾畝租地，幾畝犁地，一年苦到頭，苦的不够吃的，汗打腳面響，汗一乾糧食也就光了。一年辛辛苦苦的收入，三除九扣，都進了地主的倉房，一家人終年是稀湯薄粥，吃了早飯愁晚飯，整天盤算着窮日月。在徐大杰七歲那一年，他的母親連焦心事帶熬烤，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

母親死後，家中更是蕭條，窮和病是分不開的，越窮越生病，越病越是窮，沒有幾年光景，父親又得了「黃病」（黃疸病），躺在床上，連做生活的力氣都沒有。這時，家裏凡是能拆

毀的東西，耕索犁耙，鑼罐罐，能够變賣的東西，差不多都賣光了，變成錢給父親治病，剩下的一點留着一家糊口。因為父親病倒了，農具賣光了，二三畝地也就回了不種，生活就更

是虧空下來，在徐大杰十二歲那年，他爲着要養家活口，他不得不把自己僱給「堆房」李楠家做小夥計，工價是兩千九百錢。

在李楠家打了兩年僱工，到了十四歲，他的父親又死了。父親死後，家中只剩下他和他的妹妹兩個人，生活沒有着落，妹妹就給人家「小帶」（做童養媳）去了。

不久，他在李家又下了工。他左腳剛走出李圩地主李楠家的大門，他右腳就又跨進關舍地主嵇富章家裏，他還是打僱工。

夏天，發來了大水，湖裏的草都被淹沒了，草自然是割不到的，可是，老闆卻偏要命令他去割草。割不到草就打，皮鞭子像雨點子一樣，飛到了徐大杰身上。只打得頭青臉紫，皮開肉綻，身上的「黃瓜楞子」左一道右一道，徐大杰把牙咬一咬不做聲！

在嵇家僱工五年，徐大杰到二十歲的時候，他娶了離他家不遠的，羊寨街上一家姓湯

人家的女兒做妻子。在結婚那一天，什麼親戚也沒有來瞧他們，門前冷冷清清。徐大杰想到他以往的窮日子，他抱着頭大哭了一場。

娶了老婆來，老婆卻沒有衣服穿。夏天穿什麼，冬天還是穿什麼，買幾條線在破衣服上補補聯聯，連大腿都遮不過來。

他還是在嵇家當僱工，緊苦卻不够慢吃，不久，嵇家又辭退了他。

三 找到共產黨

徐大杰在嵇家下了工，不久，又僱回到李楠家裏來，這次，可不比上一次了。

在一九二九年的上半年，當他又僱回李家的時候，他的耳朵裏撮進了，在當時他覺得有點希奇的一句話：『共產黨。』

『共產黨到底是什麼呀？是個人呢？還是個什麼東西？』——起初徐大杰的心裏簡直

有點悶得慌，他像是鑽在悶葫蘆裏面。

『共產黨是爲着我受苦人的，是代表我們大家利益的。假如，老闆不扯大手巾給僱工漢，共產黨就不會讓的。』——這是他進一步的，對於共產黨直覺的認識，這是他那時的頭腦子裏的模糊的想法；他對於共產黨感到親切，他感覺到共產黨是他在苦難生活中的救星，於是，他從那一時候起，就到處尋找共產黨。

李家來了一個親戚，名字叫沈華山，封河人，他是李楠的表姪。他就是一個共產黨員，來到李圩做秘密工作，在這一帶發展黨的組織。

有一次，夏天的傍晚，沈華山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員，划着小船，到那離開李楠家約有一里半路的『三官殿』廟裏去開支部大會。在黑地裏，會已經開有大半天了，什麼問題也都討論過了，快要結束的時候，忽然地，從黑黑的角落裏走出了一個人來。

『呵呀！不好！』大家都立刻緊張起來，因爲，在那時正是白色恐怖時期，洩漏了風聲是要送命的。

「不要害怕。是我。我們是一家人，你們剛才所談的，我懂得都是爲着我們受苦人的。」
徐大杰走上前來，對着大家解釋剛才的誤會。

「不召集你，你怎麼來的？」沈華山有點生氣了。

「我來聽聽的。你們講到我們受苦人的事，我就不能來聽聽嗎？」徐大杰回答說。

「不給你聽！」

「我已經聽到了。」

「聽了不許亂說！」

「允許我聽，我就死也不說！」

過了二天，沈華山便派了一個叫做李富章的，來和徐大杰談話。不久，徐大杰就參加了農民協會。

又過去一些時候，徐大杰心裏又納悶起來了，他想到：「怎樣這會（農民協會）叫我參加，那會（支部會）就不許我參加的呢？」

徐大杰堅決要求進步，他誠懇地要求加入共產黨的組織。

由於他是一個堅決的，具有剛強不屈的品質的人，是一個受苦受難的，被壓迫的僱工漢子，是個鬪志堅韌的人物，不久，徐大杰便被吸收入了黨。

從那個時候起，徐大杰同志便獻身給黨，全心全意地爲着黨的事業而鬪爭！

四 發動農民鬪爭

徐大杰參加了黨以後，不久，就被派到黃河以東，阜寧縣境去活動；在那裏，完成了黨的任務之後，不久，便又和其他五六個同志，被調動到吳碼頭去學習。吳碼頭離李楠家有三十多里路，學習有一星期光景，這中間，徐大杰沒有回到老闔家裏來，因此，就耽誤了李家的許多生活。當他學習完畢，從吳碼頭回到李家的時候，一到家，李楠就把冷臉子給他看，責罵他沒有照顧莊稼；田裏秋禾被風吹倒了，遭受損失，他也不問。李楠的大兒子李春庭更是不高

與，在徐大杰的面前，就表示出不悅意的樣子來，故意地暗暗譏笑徐大杰說：

「神仙還是神仙做，那有凡人做神仙？一脚極牛屎的窮小子，飯都吃不周全，還鬧什麼革命……」

徐大杰聽了心中非常生氣，不久，他就離開李家，不僱在那裏了。

從此，徐大杰就揮開來幹了。那時，是在一九三〇年，他到處發動農民起來暴動。

三〇年的春天，是個大荒年，田裏莊稼都被大水淹了，老百姓沒有飯吃。在劉橋有個地主，叫做徐慎南，他家裏到有粗細糧食二三百筲斗。可是，周圍的窮人走到家裏來買，他卻不肯在家裏賣，他見人餓死也不救，他要把糧食搬到街上去賣，多賣幾文錢。徐家又開木廠，有錢的人來買木料，不問付錢不付錢，拉了就走，要是窮人來買，就是死下人來，等着木料打棺材，他也不答應。請人說話向他賒，到期還不起錢，他把窮人家裏的小豬，攆了就走。他家樹葉子，冬天落下來，不許窮人掃，他說留在地裏爛了，第二年長莊稼才有勁哩。周圍的老百姓都恨透了他，徐大杰走來發動農民來分徐慎南家的糧食。經過了短促的祕密的宣傳鼓動，一

傳十，十傳百，很快地在暗地裏傳遍開去。

一天，早飯時，周圍的老百姓有二百多口子，東一團西一團，像趕街似的，黑壓壓的齊擁向徐慎南家門口來。有的提着口袋，有的提着破衣服和破褲子，把袖口和褲腳子紮起來，小姑娘們背着草簍子，簍子底下墊着破衣服，上面蓋着破衣服，但是，他們都是赤手空拳的人，在這支隊伍裏面沒有一枝槍，他們準備來分徐家的糧食。

在事先，在佈置這個鬪爭的時候，徐大杰就提出來了：

「反動地主家裏槍多，而且黃營街上又駐紮着反動軍隊，我們這次去分糧食，也應該拔出幾枝槍來，夾在自己隊伍裏面，來掩護自己的進攻和退卻。」

但是，那時另一個同志，卻不同意這意見。他說：

『帶槍去，不是搶人家的嗎？』

徐大杰服從了這個同志的意見，於是，就這樣，一支赤手空拳的隊伍，圍上了徐慎南的大門來分徐家的糧食。

徐慎南嚇得逃跑了，徐大杰從他家裏翻出兩枝槍和四五十排子彈。

「把敵人的鎗械和子彈，帶着走吧？」徐大杰又提出了意見。

「分糧食就分糧食，拿地主家的鎗做什麼呢？」這個同志又不同意他的意見。

這可把徐大杰氣壞了，他捶着桌子，急得兩腳只是亂跳。可是，這意見卻又是必須服從的，他把槍狠命地往地上一摔，嘆了一口氣，吐了一口唾沫，說：

「這次鬪爭，一定要失敗！」

果然，徐慎南跑上了黃營街——這街離徐家只有四五里路——把國民黨的軍隊帶了下來。排長姓崔，率領一排人，走向徐慎南的莊子上來，想捉分糧食的農民。來分糧食的人，個個都是赤手空拳的，他們怎能和荷鎗實彈的反動軍隊作戰哩，於是，大家便都分散開來了。徐大杰扛着二斗黃豆，走在窮兄弟姊妹的後面，指揮着他們分散隱蔽。他們分得來的糧食，拋洒得滿地皆是。跑在最後的兩個窮兄弟，因為捨不得丟掉已經到口的活命糧，就被反動派的軍隊抓去了。

徐大杰眼看着窮兄弟姊妹分得來的，已經到嘴的糧食，撒得滿地，他又看着自己的兩個窮兄弟，被反動軍隊抓去了，他又想到了以後的窮苦日子，怎麼過下去？他又氣又惱又心疼，他雖是個鋼鐵漢子，也不禁急得流下淚來。他自己肩上的二斗黃豆，卻始終沒有丟掉，扛着又跑了四五里，放在一個農家裏，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才把他扛回家來。

這時，徐大杰家中連一粒糧食也沒有了，到麥口還有一個多月。他家就靠着這二斗黃豆，挑些野菜，他家：一個老婆，一個孩子，還有他自己，三口人，一勺黃豆分做二頓吃，吃到了麥口，田裏的野菜老得不能吃了，才捨得把黃豆吃光。

五 再發動農民鬭爭

這次分糧食鬭爭失敗了，徐大杰沒有灰心，再來發動一次鬭爭！

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，在收山芋時，他和張培生以及其他同志，又佈置了一次鬭爭，

——把地主孫爲康家的十二畝山芋拔掉，沒吃的窮兄弟分着吃。

孫爲康，通稱「康爹爹」，大小三個老婆，是當地有名的惡霸之一。他和李楠是親家，徐大杰對於他家的情形，是比較熟悉的。

只消兩個晚上，徐大杰便發動了二百多個窮兄弟們，到孫爲康的山芋地裏，把山芋統統挖掉。

一個烏漆抹黑的晚上，九月裏的秋風從田野裏橫掃過來，只吹得田埂上的小樹亂擺，田野裏的山芋葉子颯颯亂響。

徐大杰和張培生，兩個人端着兩枝鎗，在山芋地頭上站着，替那些低着頭，正在山芋地裏挖山芋的窮兄弟們放哨，警戒着地主和他們的狗腿子，不讓這一些反動的東西沾邊。如果他們要來，就打死他們！

沒有一點點別的嘈雜的聲音，除了「剗鐵子」插在泥土裏噼噼的聲音，拉開山芋藤子沙沙的聲音，窮兄弟們用力挖山芋時急促的呼吸聲音。二百多個人，把頭坑下去，把腰彎

下去，一手緊緊拉住山芋藤子，一手緊緊抓住「剗鋤子」，「剗鋤子」下去，就挖起一塘山芋來，水不驚魚不響，不到天亮，十二畝山芋被挖得乾乾淨淨，徐大杰又佈置幾個人，把撒在路上的山芋茄子拾一拾，這比水沖洗得還要乾淨，田裏，路上什麼痕跡也沒有，泥土被翻了過來。

孫爲康知道這事又是徐大杰幹的，但是，他卻不敢去勸徐大杰，他深怕逮不到徐大杰，下次更要吃虧。他只好是「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」，暗暗叫道：徐大杰好厲害！

六 暴動失敗、

一九三二年，徐大杰同志被調動到淮陰工作。他走到清江城裏，身邊只有六個銅子。在城裏沒有找到組織關係，六個銅子買了一碗辣湯，喫完了，肚子還未飽，錢就沒有了。他在街頭上，挨了兩天餓。

餓了兩天，徐大杰實在挨不住了，他順着公路走，走到公路旁邊，一家清豔豔四合頭瓦房的人家門口去要飯。

「你從那裏來的？」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子問道。

「我從西南湖來的。我在那裏打僱工，苦幾錢，在路上給土匪搶去了，想到你老人家門上，討碗飯吃的。」徐大杰扯了一個謊。

「沒有，沒有！冷水要人挑，熱水要人燒，我家那有飯給你吃！」老頭子迎頭把他一罵。徐大杰氣得沒有話說，把眼一翻就走開了。

兩天只喝一碗稀湯，腸子只是噁噁咕咕的亂叫，徐大杰順着公路再向前走，又走到一個人家。到了一戶窮苦人家的門前，徐大杰又開了腔：

「你老人家，剩飯可有？」

「飯都冷了。你先坐下來歇歇，我叫兒媳婦去把湯熱一熱。」老頭子看到徐大杰又餓又累的樣子，立刻走向後面去了。不一會，這老人拿出了熱饅頭和熱湯來，捧給徐大杰吃。吃

過，徐大杰便回來了。

不久，徐大杰同志被派到淮陰漁溝，去參加秋收暴動。

當時，這暴動的領導人，提出了這樣的主張：先繳地主鎗，有一枝鎗在手，就去繳地主十枝鎗，有了十枝鎗，就站出來。但是，徐大杰卻不同意這個意見。他提出了：沒有預先把敵人士兵工作做好，那怎麼能够盲目地暴動呢？爭執不決，不久，徐大杰就被調回西壩工作。

留在漁溝的同志們，就動手繳地主的鎗了。一夜繳到五六十枝，第二天，大紅旗子就扯起來了。駐在清江城裏的國民黨軍隊，大爲震驚，陳調元派了一團兵，前來鎮壓這些暴動的農民。在漁溝參加暴動的同志們，抵抗不了敵人的強大武裝，他們連夜就分散了，還有一些留下來未走的同志們，被反動地主和國民黨軍隊逮捕之後，用鋤刀挖他們成了兩段。鮮紅的血，同志們的血，血燃燒起了徐大杰對於敵人的仇恨。他在這血的經驗裏，教訓，緊記在心頭。

在西壩不久，徐大杰又被調回漣水來。跟在他後面的，是敵人的喉嚨裏，是敵人的

的鷹犬，他們在大街小巷，挨門逐戶，到處搜查，但是，卻沒有捉到徐大杰。

七 反動派大逮捕

從一九三三年開始，漣水的黨遭到嚴重的損失。有不少的地下組織被國民黨的特務破壞，有些沒有氣節的叛徒叛變自首，我們黨處在極危險的時期。

國民黨的劊子手們，採用了極爲陰險惡毒的辦法，來破壞我們黨的祕密的組織。他們在漣水逮捕了大批的共產黨員，逮到之後，也不打，也不殺，給好穿，給好吃，他們就利用這一些叛徒，把這些叛徒，當作一批嗅覺靈敏的獵狗豢養起來，來舐食共產黨人的鮮血！

一九三三年的初冬，正是割紅草的時候。一天，住在漣水城的國民黨軍隊，派了三十多匹馬，天不亮，就奔到了五港。一下子，把這裏的整個的支部都逮捕去了。他們隨即又把馬頭一帶，又飛奔向徐大杰住的那個村子。馬隊剛剛到了東蕩裏，莊上小孩子看見了，就高聲大

叫起來：

「馬隊下來了！馬隊下來了！」

徐大杰一聽這話，就立即和另一個同志蔡雲修從家裏走了出來，他們兩個人剛剛走出了莊子，馬隊就把莊子圍起來了。徐大杰手裏拿了一枝短鎗，蔡雲修也拿着一枝短鎗，兩個人滑出了莊頭，就溜到了野田湖裏。馬隊上了眼，一個國民黨士兵，把馬頭一帶，直奔他們兩人追來。

「老蔡，你看怎麼辦？」徐大杰拔出了鎗來，拉上了頂火，但是，仍舊藏在衣襟底下。

「跑！」蔡雲修驚惶地回答說。

「跑不掉，怎麼辦？」徐大杰想掏問他的口氣，急迫地追問道。

「跑不掉，敵人也見不得殺我們。」蔡雲修表示動搖了。

「這樣，不行！要沉着，我們不跑。我叛變，你打死我；你叛變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們沉住氣，不要跑，看這騎兵能怎麼樣？」徐大杰的語氣非常堅決。

說着說着，那騎兵向着他們飛跑來了，並且距離得很近了。

「不許跑！我們分工一下。等着那騎兵要上前抓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開鎗打你打馬，我打人。另外，我們每人留下一顆子彈，準備萬分緊急的時候，打自己！你贊成也這樣，不贊成也這樣，你要叛變，我就打死你！」徐大杰下了最大的決心。

那個騎兵漸漸地逼近了，更逼近了。只剩五十步遠了，三十步遠了，二十步遠了，十來步遠了。那馬嚼着鐵的「馬嚼口」，頭豎起來，馬鬃隨風亂擺，踢跳咆哮。那騎兵背後大刀上的紅布，在太陽光下面，紅得照人眼睛，迎風招展。那騎兵忽然地把馬頭一收，抓住纏繩，停在十來步遠的地方，也不向前，也不退後，在馬上傳出了命令：

「你們兩個，是什麼人跟我回去！」

「不去！我們是老百姓。我們要趕街了，不和你談心！」徐大杰把頭一昂，沒有理睬那騎兵。

那騎兵拔出了大刀，還要來威脅他們，想要來檢查他們，可是，一邁眼，他們便混入了割

紅草的農民裏面去了，三花兩繞，在人羣中混不見了。那騎兵只好垂頭喪氣地回去。

他們溜到了阜寧郭樹蕩張莊。蔡雲修有個親戚，就住在這個莊上。就在當天，等待天色穩定了之後，他們又回到原住的莊子上來。打聽了一下，這莊子有二十多個人被逮走了，徐大杰的老婆和孩子也在內。在這裏，徐大杰隱蔽不住了，他要轉移到別處去。

失掉了對於組織的聯繫，離開了黨，徐大杰就像一個小孩子，離開了母親，像一個剛吃着奶的小孩子，忽然把奶斷掉了。他沒處生根，甚至於連吃飯的地方，都沒有去處。今天到這家吃一頓飯，明天那一頓飯又不知在什麼地方？有時，他走過熟人的門前，他只能在門口望望，但卻不敢走進，他碰到了似乎相識的熟人，他要把臉向下低低。人家端起了碗在吃飯，熱熱和和地吃着饅頭和熱菜，他卻遠遠地從旁邊望望就走了。每天，他生活在驚惶恐懼之中，他心中充滿了憤怒與仇恨！

最後，他在蔡莊南面一個破窰裏，找到了安身的地方。白天，他躲在窰洞裏不出來，燒窰的窩子老李，走到莊上去要飯給他吃。老李是非常機警的人，他每次把飯要來，都要先在四

周瞭望一下，看清楚沒有人了，這才敢把飯端進來。徐大杰心裏掛念着黨，掛念着被敵人捕去的同志，他再一回憶到戰友的血跡和面影，對着飯，他發呆了，他吃不下去。他的眼淚就像斷線珍珠一樣，落在冷冰冰的飯碗裏面。他又想到了革命的前途，想到他自己對於黨還是一個有用的人，他拭一拭眼淚，捺一捺心中的怒火，端起碗來，把冷飯嚥下去。

真是不巧，天又連着下起雨來了。老李抱了麥穰來，從裏面把漏洞塞住，但是，雨仍不斷的打進來。敵人也追迫得更緊，這裏，實在無法生活下去了，徐大杰便打算暫時到上海去。他去找蔡雲修商量，蔡雲修也同意了，他們就折辦了幾文盤川，走向上海去。

他們到了上海，滿眼都是生人。徐大杰一個人僱到江邊的一家船上，在船上做夥計，約末有一個月光景，冬天來了，天氣冷了，徐大杰又從上海回來。

八 一次嚴厲的考驗

徐大杰從上海回來，他沒有敢直接回到蔡莊上來，趁着黃昏，殘殘黑，他摸回離蔡莊五里路的，黃河東岸的幾家散人家裏停下，袁點山芋吃一吃，等着天色黑定了他才摸回蔡莊。

「拍、拍、拍……」徐大杰輕手輕腳地走到了一個同志的門前，蔡仁修的門前，向四周望望，上前去打蔡仁修的門。

「那一個呀？」裏面傳出聲音來。

「我。」徐大杰的聲音很低沉。

「哦！是你呀？」蔡仁修聽懂了聲音，立刻忙着開門。

「是我。」徐大杰走了進去。

「你回來了？」蔡仁修忙着要點燈。

「是。回來了。燈不要點吧。」

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晚飯後才到的。」

「哦！巧得很。你的老婆，今天也回來了。她說是從鎮江跑回來的。比你到得早一些，晚飯前，太陽未落的時候，她就到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她真會從鎮江跑回來嗎？」徐大杰有些不相信。

「真的。她說：她是從鎮江跑回來的。」

「她，人呢？」

「她回羊寨街上娘家去了。」

「你去，明天就去說給她，就說我回來了。你對她說：『徐大杰回來了，想找你去談談話。』別的話不要提，你也不要在那裏停留，立刻就回來。」

第二天，蔡仁修走上羊寨街，找到了徐大杰的老婆，從人叢裏，把她拉出來，走到沒人的地方，輕輕地對她說：

「你家的人回來了。今晚，在黃河堆上，約你談話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她驚喜得幾乎要叫起來。

「真的。今晚上，你一定要去。不要給別人知道，走漏了風聲。」蔡仁修說過話，轉過頭就走了。

一個漆黑寒冷的夜晚，尖溜溜的寒風，從黃河堆上翻過來，吹到人們骨頭裏面去。河裏的水沖擊着冰塊子，嘩啦嘩啦地響。天上的寒星，在遠遠的朦朧的村莊上空，打着寒噤。

徐大杰和着兩三個同志，帶着鎗，守在河邊，等待着他的妻子來談話。

一會兒，一個黑影子在遠處出現了。越走越近，越近越大，脚步走得很快。黑影子越逼越近了，是一個女人。這定然是他的妻子了，別的同同志們走開，徐大杰一個人走上前去。

果然不錯，真是他的妻子。

「這裏不能談話，恐怕有人來往。我們到那邊去，到那邊的亂葬坑裏的草地邊上，去談談吧。」徐大杰先開了腔。

「好。」他的妻子也同意。

他們兩個人走進了亂墳中間，面對着面。

「你不是被國民黨的特務，逮進澧水城牢裏的嗎？」還是徐大杰先發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後來呢？他們把你解到了什麼地方？」

「先解到清江，後又解到鎮江。」

「解到了鎮江之後，又怎麼辦的呢？」

「被關在牢裏。」

「你怎麼能夠出來，又怎樣回來的呢？」

「跑出來的，跑回來的……」女人吞吞吐吐地說。

徐大杰沉默了。在黑暗中，他眼睛盯住他的妻子，他的分別了很久的妻子，他的想念中的妻子；可是，現在，在他們中間，卻已經隔了一道牆了。他想推倒這座牆，跳過這座牆，把他妻子抓過來，抱過來，扶着這個脆弱的女人，向着鬭爭的道路上邁進！可是，就是這座牆，卻把他們隔住了，他不能夠這樣做。

他沉默着，長久的沉默……對於敵人的憎恨，對於妻子的憐惜和懷傷……憤怒和復仇的火焰在徐大杰心裏燃燒起來了。

「說謊！不要再說下去了！回去吧，回去想想，明天，再到此地來，我們再談吧。」徐大杰把鎗一揸，走回來了。

對於敵人的憎恨，對於妻子的憐惜和懷傷……憤怒和復仇的火焰在他心裏燃燒得更旺盛，徐大杰躺在床上，很久很久，沒有閉上眼睛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夜還是那樣的漆黑，還是那樣的寒冷，寒風還是那樣的吹着，河裏的冰還是那樣地嘩啦啦地響着。還是在原來的地方，他們兩個人面對面站着，但比昨天晚上間要略略靠近些。

「小杰媽媽，今晚你照直說吧。到底是怎樣回來的？」徐大杰還是追問那句話，但語氣卻比昨晚要溫和些。

「真的，我是偷跑回來的。從牢裏偷跑出來的……你跟我去到羊寨街上吧？」

「回去吧！你回去吧！你不要再說下去了！你要說真話，明晚就來，不說真話，你明晚就不要來了！從今以後，你也不要想見我了，永遠不要想見我了！」徐大杰轉過臉來，毫不猶豫地走回來了。

徐大杰頭也不轉，一直回到家裏，倒在床上，拉過被子，把頭一蒙，就睡下去了。可是，他卻還是像昨晚一樣，躺在床上，睜開兩眼，閉上兩眼，卻總是睡不着。直到半夜裏，他把張培生同志推醒了，和他商量道：

「我看不行了！這個女人，心腸已經壞了。我看，不如把她打死了吧？免得她去坑害別人。」

「明晚，你再去看看吧，也許她會說出實話的。你去，要特別小心謹慎些。」張培生同志參加了意見。

第三天晚上，徐大杰帶着一枝短槍，子彈頂着了火，提在手裏面。

「爲了革命，就不要這樣的壞女人吧！」他一面尋思，一面向前走去。

夜晚比前兩天更寒冷，寒風也更尖銳，吹得枯草根子，在不住地噼噼發響。一聲兩聲的犬吠，從附近的村莊上傳來。

他們兩個人又在原來地方見面了。徐大杰屏息住氣，短鎗提在手裏面，但並沒有現出來，站在他妻子面前，兩眼盯住了她，一動也不動。她，在黑地裏，是那麼憔悴，那麼憂鬱，站在她丈夫的面前，一動也不動。

寒冷和寂寞，長久的沉默……天空裏的星星眨着眼睛。

最後，徐大杰又先開了腔：

「小杰媽媽，昨天晚上你說過的話，現在，你不要再說了。敵人對你怎麼講的，你今天對我說出來吧！要想活命，就說實話。」

「這樣的……」女人吃吃地說道。

「怎樣的呢？」徐大杰堅決追問下去。

「人家對待我們不壞……」她接着也說一句。

「唔！怎樣不壞你說下去！」徐大杰追問的更緊。

「小孩子在那裏，人家替他做了新棉袍子，新棉褲，又把他送上學校唸書。他們又替我做了三面新的棉襖對棉褲。又給我們錢用，又叫我……」她繼續說下去。

「又叫你怎麼樣？」徐大杰插上了一句。

「又叫我帶錢給你用。他們說：你回去，和我一起回去，沒有危險，還有工作給你做。一個月三十塊錢，連出差費在內，有四五十塊錢哩。他們又允許，給我們一座瓦房。假如你去了，他們又允許，給你做一件皮襖，給我也做一件皮襖。他們的人，就在羊寨街上等着，有一個戴着呢帽，穿着藍士林布大褂子，身邊帶着水壺，水壺上繫着一條新的白毛絨手巾。他叫我頭上插根針，針上拖根紅線，做暗記，把你帶去見他……」女人還想要說下去。

「不要說了！」徐大杰怒吼起來，「不要多講了！住嘴！你想要勸我去自首嗎？叫我投降敵人嗎？你看錯了人了！共產黨是我們窮人的恩人呀！我參加黨，是爲着窮人要過好日子，不是爲着發財做官，掉過臉來殺窮人的呀！我們出根出莖是窮人，窮人的日子難過呀！你想

一想：你也是窮人呀！你在娘家沒有飯吃，到我家也是沒有得吃，我們窮，我們受了多少罪！想起眼淚要打肚裏往外淌。共產黨是我們窮人的救星，共產黨是不會失敗的。你要向前看看，我們將來總有出頭的一天的。眼睛要往前看呀！」徐大杰簡直像是發了瘋，像一隻獅子怒吼起來，牙關咬得格吱吱地響。他忘記了自己，忘記了妻子站在他面前，忘記了他是對妻子講話，他簡直要大吼大叫，跳到半空裏面去！

他的妻子眼淚禁不住流下來了，一面抽咽，一面低低地說道：

「我錯了。我不回去了。小杰爸爸，你到那裏，我跟你到那裏；你怎麼樣，我也就怎麼樣。……可是，我們的孩子呢？」

「我們的孩子，你用不着焦心。國民黨特務假如要把我們的孩子殺死，我也會叫他們知道我的厲害！」徐大杰斬釘截鐵的說道。

九 做一個活同志

徐大杰同志和他的妻子，在當天晚上就走開了。他們走到潮河以北的響水口北面，一個叫做東小盤的莊子上住下來，僱在周萬友家做夥計。一年的工價是二十六塊錢。

徐大杰雖然失去了組織關係，但是他卻緊記着黨給予他的教育，他牢記着黨的話：『共產黨員是一個活同志，活着就要爲黨工作。』

『幹革命，就像莊戶人家撒麥種。人到那裏，就把種子撒到那裏。撒下去的革命種子，要包種包出。』徐大杰在睡覺的時候，吃飯的時候，休息的時候，和別人談話的時候，在田野裏做活的時候，……他的腦子裏，無時無刻，不在打算着這一塊點子：鬪爭。

鬪爭！鬪爭！好像沒有鬪爭，他就生活得沒有意思了，他就似乎生活不下去了。在一九三五年的春天，徐大杰抓住了一個鼓動鬪爭的機會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國民黨實行了一種『徵兵制』。這種所謂『徵兵制』就是變相的抓丁。徐大杰抓緊了這一個宣傳鼓動的機會，掀起反抓丁的鬪爭。

經過了徐大杰的宣傳鼓動，村莊上的人們大部份都覺悟起來了，各家的老奶奶，中年

婦女，少年媳婦，甚至於小姑娘，一聲吆喝，馬上就有一百多口子，集合起來，結成了一個浩浩蕩蕩的隊伍，每個人手裏拿着小鏟刀，湧上這莊莊主保長李七的大門。李七一嚇，趕快把鐵門關起來，派了一個賬房先生出來講話，滿口答應，以後不再抽丁了。

這次反抓丁的鬪爭，就這樣，初步地算是勝利結束了。

「大家還要團結起來呀！要齊心，提防保長偷偷地逮捕我們人。」徐大杰在羣衆中，繼續做着宣傳鼓動工作。

這個反抓丁勝利的消息，像風一樣很快就傳開去了，立刻傳遍了前前後後的村莊。福與，前三莊，後三莊，東小盤，西小盤等五個莊子，四五千羣衆，團結在一起，燒了齊心紙，大家組織起來，實行登更放哨。

「你怎麼也來的呢？」羣衆看到了徐大杰這個「外鄉人」也來和他們一起登更放哨，反對保長抓丁，覺得有點奇怪了。

「我們也和你們一樣，都是受着保長壓迫的人，我們窮人就應該一條心，反對保長抓

了。我怎麼不應該來呢？」徐大杰把意思說明白了，在羣衆中，繼續做着宣傳鼓動工作。

反動保長的兇焰，被農民的小鐮刀壓下去了，他就這樣軟下去了，以後，沒有再敢抓走壯丁。

十 太陽出來了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爆發了，一九三八年鬼子到了響水口，國民黨軍隊只是向西敗退，逃得無影無蹤。一九三九年，徐大杰的老戰友陳書同同志從上海回來，在淮隴地區成立第一中隊，徐大杰便參加了工作。不久，萬衆一同志來到淮海，徐大杰又被調動到地方工作。

一九四〇年的冬天，徐大杰同志又重新入黨。

冬天，天空的太陽，穿過薄薄的浮雲，暖柔和地照在他的身上，暖到他的心裏，他看到了

太陽，這太陽也特別明亮而且親切。他回想到他的八年來的生活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：

『八年了！我才又回到黨裏來。我好比一隻小划子，在汪洋大海裏，在大風大浪裏，在烏風黑雨裏，在浪頭上，一顛一簸，漂流了八年。今天，我才又得到了救生船，又看到了指路的明燈。』

他有的是堅強的鬪志，飽滿的精力，豐富的鬪爭經驗，不屈不撓的決心，他要爲黨工作，爲黨做更多的工作。

一九四一年，徐大杰到淮海黨校去學習，三個月之後，被分配到漣水縣岔廟區藕河鄉做指導員，擔任着堅持邊區的武裝鬪爭工作。

那時，漣水城和時碼子都駐紮着黃鬼子（日軍），灰墩也按上了據點，偽匪王培坤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岔廟區金圩鄉以東十個保地區，全部都偽化了。徐大杰到了那裏，就立刻展開了反偽化鬪爭。

首先，他佈置了這十保先買二百枝鎗，並且限定要在兩星期之內買齊。有了鎗，然後才

好堅持。他動員了一切力量，不久，不到兩星期，二百枝鎗也就買齊了。有了這二百枝鎗，局面也就完全不同了。

原來僞匪是時常出擾的，鬧得老百姓雞犬不甯，自從有了這二百枝鎗之後，他們便不敢毫無顧忌的出擾了。不久，金圩鄉就全部解放。

一九四二年，徐大杰被調到跨河區工作，在那裏當了大隊長。當他到了跨河區之後，不久，雙莊就按上了據點，路南路北不通，他負責堅持路北一個鄉。

第二年春天，二月十二日，日寇和僞匪分成十三路，東起鹽河，西至六塘河，在這兩河之間，反覆進行着『梳篦式』的『掃蕩』。這時，徐大杰正生着病，住在何圩子，病得很厲害，整天躺在床上，連坐都坐不起來，每天，他叫他的妻子吹哨子，把民兵集合起來，佈置反『掃蕩』工作。徐大杰就躺在床上，指揮作戰。

每次，『嘟嘟、嘟嘟……』只要哨子一響，民兵就都知道，這是徐大隊長命令集合的，沒有一個人不到。這一天，『嘟嘟、嘟嘟……』哨子又響了，民兵又都集合得來，門裏門外，大家都擠

在一起，徐大杰把中隊長召集到自己的床前，來佈置工作。就在這個當兒，外面有人進來報信了，說是有一股偽匪就在何圩子後面出現了，他們正走向着何圩子這莊上來。

「把手榴彈遞兩個給我，鎗也拿來靠在我床頭。等敵人到天井裏來，我就打他們這些王八造的！你們快些散開，作戰圖準備。」徐大杰躺在床上，發出了命令。

民兵們遞給他兩顆手榴彈，又拿一枝步鎗，放在他床頭。但是，他們卻不想走開，他們願意圍在徐大杰面前，來保護着自己心愛的徐大隊長。

「不行！出去！你們都要出去！不准有一個人，停留在這裏！」徐大杰生氣了，大聲吆喝着民兵。

民兵們走開了，心裏還是有些戀戀不捨。他們剛走出了大門，偽匪就上了莊頭，民兵們向着薛園走去，偽匪看見了民兵，跟在後面就追。民兵們回頭打上幾鎗，偽匪追得更緊。民兵們轉了幾條路溝就不見了。偽匪被吸引到別處去了，沒有在何圩子停留下來。

弄晚飯時，偽匪走了，民兵們回來看望徐大隊長，他仍然躺在那間屋子裏，那張病床上，

有說有笑，一動也沒有動。

十一 把守在鹽河西

一九四四年，鹽西區全部都偽化了，上級就調動徐大杰到鹽西區去。徐大杰到了鹽西區，區長朱慕萍同志來和他商量堅持地區工作。在那時，區裏的武裝還沒有建立起來，徐大杰就用勇敢和機智來戰勝敵人。

一天，晚上，黑月頭。他一個人出去放哨。恰巧偽匪有四五十個人下來了，兩下碰個面對面。徐大杰把槍一理，『格八』就是一鎗，接着他摸起身邊的哨子，吹起來了。他隱蔽在黑地裏，高聲叫道：『後面的人快跟上來！逮活的！』一羣偽匪被他嚇得五離四散，抱着頭逃回去。

過了幾天之後，徐大杰又帶了一個通訊員，趁着黑夜，到小朱集西南崔官莊去放哨。伸手不見掌，對面不見人，沒有月亮，也沒有星星，四週是漆黑的一團。徐大杰和着一個

通訊員，只是向前走，走走，不覺下去了五六里，來到了陳老莊。這莊上，僞匪是時常來打擾的。

『你站在莊子東頭，我走到莊子西頭去。』徐大杰對通訊員簡單地佈置了一下。兩分鐘之後，哨子忽然響起來了，從莊子西頭傳來了像銅鐘一樣的吆喝的聲音：

『通訊員，傳下去！三連帶上來，集合！』

『有！』這莊子的東頭，有人洪亮地答應着。雜沓的腳聲，也隨着響起來了。正在這莊上弄飯吃的七個僞匪，順着路溝，把頭一縮，耳朵一密，溜之大吉。

第二天，早飯後，徐大杰背着鎗又走到了陳老莊。

『昨天晚上，你們莊上，有什麼動靜呀？』徐大杰找到了一個老百姓，故意地掏問口氣。『八路的隊伍過來了。』羣衆興奮地說。

『黑鬼子（僞軍）今天還會下來嗎？』徐大杰問道。

『昨晚有六七個，在莊上弄飯吃。飯已經弄好了，他們一聽說有八路，不吃就撒腿跑了。』

徐大杰聽到了，把頭點一點，眯着眼笑了起來。

第三天，還是在漆黑的夜晚，徐大杰帶了兩個通訊員，又到草庵去放哨，那個地方也是偽匪出沒的老窠。

「你們到各家門口去轉一轉，去打打門，我到他們那裏去烘烘火，吃袋煙，和老百姓談談。」徐大杰又簡單地佈置了一下。

徐大杰上了莊，他先走到偽保長家裏去，看看動靜如何。

「徐大隊長，你的隊伍呢？」偽保長惶恐地問道。

「在後面路溝裏啦。」徐大杰回答了他。

第二天，天一亮，偽保長就把這消息報告給偽匪。從此，偽匪在黑夜裏，就不敢下來了。但是，他們在白天，還是會出擾的。徐大杰又想出了另一個辦法。

徐大杰在了解真實情況之後，白天，他又出去放哨。見到了偽匪就追，見不到就在這一帶的樹行裏練習打線。

「咕、咕、咕……」菜花鴿安閒地站在枝上，縮着頭叫着；或是從這枝跳到那枝，互相追逐着。牠們就都是徐大杰的活靶子。他把鎗一理，不用掛線，「格八」一聲，那鴿鴿就像一團棉花似的，從樹枝上掉下來了。

每天，徐大杰經常要到這一帶莊上，轉上幾轉，每轉一次，就要打下幾隻菜花鴿。

「徐大隊長，線真好啦！那鴿鴿，在半空，飛着飛着，他鎗一理，就掉下來了。有一天，我看見的，他十鎗，打下了十隻鴿鴿。」這一帶的老百姓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把這事又誇大了一些，他們感覺到非常有興趣，到處在談論着。

這故事很快就傳開去了。在灰墩據點裏的偽匪，白天也就少下來了。

十二 領導民兵

偽匪雖然不敢下來了，徐大杰卻更加加緊組織民兵工作。他提出：試驗組織不換人，不

換鎗，不吃公糧的長期民兵辦法。他先在臥佛鄉後方兩個村，先試驗組織二十個長期民兵辦法，然後再推廣開去。

二十個民兵召集齊了，徐大杰和民兵訂立了簡單的規約：白天民兵回家生產，晚上集合在一起，打仗不下通知，鎗一打響就到。

二十個精幹的長期的民兵組織起來了，足足抵上五六十人的威力。偽匪不敢到臥佛鄉來了，徐大杰就率領民兵向偽化區挺進。就是在平時，不打仗，他也要把民兵們帶到邊區去轉一轉。假如遇到偽匪下來了，大股子，他不打，正溜頭上，他不打，不佔好地勢，他也不打；總之：不是有把握的勝仗，他不打。若是碰到了少數敵人，他們的力量能壓倒敵人，他就帶頭先打，堅決打，不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徐大杰是不放手的。但是，徐大杰的作戰方法，也是有些例外的，遇到了少數敵人，他也會「不打」的，他爲什麼「不打」呢？他要去捉活的。遇到了多數的敵人，他也會打，他爲什麼又要打呢？後面有退步，給予敵人殺傷，打了就走，他也會打的。

杰和民兵們早已退到了半里路以外，敵人打來的機槍落了空。

「去傳命令給那一班人，叫他們轉到敵人背後去，在東南方向堅持着，用排鎗打！只准偽匪向東南退，不准他們向西北進！」徐大杰派出了一個傳令員，和自己的隊伍取得了聯繫，他自己率領一班人在正面阻擊，另外，又指揮着一班人打側面。

「兵兵，兵兵……」一直打到了東南响，敵人被打死了兩個，增援的計劃失敗了，狼狽逃竄回去。徐大杰率領着民兵，一直把敵人追進時碼據點。

偽匪王培坤恨透了他，在「兩喝水」的地區，滿街張貼着佈告，出了很大的懸賞，要買徐大杰的頭。徐大杰只當不知道，還是照常在邊區活動着。羣衆在暗地裏紛紛議論着：「殺徐大杰？難道我們偽化費還沒有出够嗎？」

一九四五年，也還是秋天，青紗帳剛剛起來，五更頭，天還沒有亮，偽匪又下來了。徐大杰同志帶了一個通訊員先迎上去阻擊，民兵在後面跟上來。很多的羣衆從小朱集轉移過來了，據他們說：敵人還在離小朱集半里路的單宋莊。徐大杰打算先把小朱集佔下來，他走街

頭東面的小河底繞上去。他剛剛走到街頭，頂面撞到了穿黃軍裝的，頭上繫着白毛絨手巾的偽匪，黑壓壓的一大趟，約有三十多人。這時候，天已快亮了，在黎明的晨光裏，有五個偽匪走在前面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們和徐大杰碰了一個面對面，相隔只有幾尺遠，徐大杰認得偽匪，偽匪也認得徐大杰。

『拍！』一個火花，在徐大杰眼前一繞，他後面的通訊員，應聲攆倒下去。徐大杰向後退了二步，頭一低，鎗剛下肩，子彈還未裝上去，『拍！』又是一個火花，子彈從他頭頂上，穿了過去。趁着這個機會，徐大杰就把子彈裝好，把鎗向前一送，鎗口正堵在他面前的一個偽匪的肚子上。『拍！』一個火花，那偽匪就像樹段子一樣，攆倒了過去，後面的一個偽匪也被打中了，也攆倒了。『拍！』又是一個火花，這是後面一個偽匪的還擊，徐大杰把頭一低，子彈穿了過去。『拍！』再一個火花，徐大杰把鎗向前一伸，又打倒了一個敵人。剩下來的兩個偽匪回頭就跑，徐大杰站了起來，理好了姿勢，端平了鎗，『拍！』又是一個火花，一個偽匪被打穿了脊背，摔倒了下去。後面的大隊偽匪不敢再向前進了，掉轉身子就往回跑，在路溝裏只擠得

像個乾飯團子一樣。

後面的區隊又趕了上來，徐大杰指揮着他們跟蹤追擊，把偽匪只打得落花流水。

十三 安家立業

日本鬼子投降之後，徐大杰被調到淮海區總聯會工作。在人民解放戰爭爆發之後，他仍在總聯會工作。前年冬天，蔣匪佔去了漣水城，匪軍大批從我們淮海區過境，並且在鹽河線上，又按上了許多據點，去年春天，他又被派到鹽西區，堅持邊區的武裝鬪爭。不久，又調到王集區，還是堅持邊區武裝鬪爭，直到在這次漣水全縣的農民代表大會上，被選為副縣長。他的家原來是漣東縣的，現在，已經搬到漣水岔廟區朱集鄉臥佛村來了。家裏有：老婆，兒子，（在鎮江坐了二年的牢之後，才被放出來的），兒媳婦四口人。前年土改時，分得二十來畝地，去年春天買了一條四牙的大犍牛，又養了一口肥豬。平時，老婆在家裏收拾收拾東

西，做些零碎活；兒媳婦到田裏鋤地，蔣草收莊稼。兒子小杰在本區做工作。農忙時，一家人都到田裏去做工。夏天，他們到田裏割青草，把青草倒在糞塘裏，瀰成『綠肥』。又從地底下挖起了黑土，把黑土、牛糞和着『綠肥』，一齊放在豬圈裏，讓豬作糞，上到田裏，莊稼就長得特別好。他家的土地收穫量，比別人家多，他家耕的地，比別人耕的深，別人家一畝地上兩挑糞，他家要上到五挑。他家栽的『小獅子頭』黃芽菜，要長到八斤重一棵，紅蘿蔔也能長到三斤十二兩重一個。現在，他家穿和吃都不用犯愁了，生活水平已上昇到中農的程度。同志們走到他家去，渴了有茶喝，餓了有飯吃，冷了有火烤，就像是自家的親人一樣。

前年春天雖是大荒年，他家卻還剩餘三百多斤豆餅，鄰居們沒有吃了，要拿糞和他家換，徐大杰卻拒絕了。他說：

『你們把豆餅拿去吃吧，不要你們用糞來換。沒有糞，你們的莊稼長不好，窮人的日月，一年虧空下來，越窮就過得越窮。麥後，你們開個會，大家商量一下，還是還我豆餅吧。』

三百多斤豆餅，於是就分給鄰居們吃了，直到現在，還有剛剛翻身的窮兄弟，沒有還他

的豆餅哩。

十四 勤生產和學文化

徐大杰同志在被選爲副縣長之後，他心裏很高興，在今年（一九四八年）淮海報的新年增刊上，他請別人代筆，他用嘴說，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他說：

「我自己在思考，窮兄弟爲什麼要選上我的心裏在轉圈子，我心裏總是想，我這十八年來，沒有一天忘記了窮兄弟的痛苦，走路在想，吃飯在想，睡覺在想，做工作在想，打起仗在想，落在難處時在想，打算我們的窮兄弟怎樣過得好？再也不受欺侮。我走到那裏，總是要找我們窮兄弟談談，田地生活怎樣做？這就是我的家常工作。

「我能這樣想，也能堅決這樣幹，死活是和我們窮兄弟在一起，沒有一天忘記了我的窮兄弟，也沒有一天裝過委，死活和敵人拚！因此，我的窮兄弟，也就沒有忘記了我，認爲我能和他們共甘苦，共患難，他們才選我做了副縣長。

「今天我就要好好的來替大家辦事，遇事和羣衆商量，看他們心裏有什麼苦處，日子有些什麼困難，我要細心聽取大家意見，我決心依從大家的意見，永遠做勞動人民大眾的長工伙計，繼續幹到窮兄弟完全翻身。」

「我計劃：在我們窮兄弟得到了土地和大批果實的時候，怎樣發動大家，把田耕好，衣服穿好，房子住好，飯也吃得飽。第一、準備在開春，動員全縣人力，興修水利，把全縣的河道挑好，減少水患，加高河堆，防止河水決堤。第二、是造肥運動，召集幹部和對於生產有經驗的農民開會，訂出造肥計劃。第三、打算和新農會全體同志，動員羣衆，領導羣衆，研究生產，進行節約。第四、領導羣衆，訂生產計劃，把家庭人口分工，不讓有閒人，個個都有事情做，不偷懶，日子自然就會好起來的。」

前些日子，漣水縣裏開了文教會議，討論怎樣幫助工農學習文化的問題，徐大杰同志也出席，在這會議上，他又發表了意見，他說：

「希望大家在幫助工農學習文化的時候，一定要好好研究學的人需要什麼，而後再

教他們什麼。遇到分果實，就教「分果實」三個字，學的人很容易學會，而且不易忘掉，使情緒和信心提高。教的人千萬不可認為：這些不值得學，就不願教，專教些與實際應用沒關係的字；這不但收效不大，而且學的人興趣也不高。我家裏有人上識字班，回來我問他：「先生講些什麼？」他記不得。但他開會回來，對會議內容，卻完全記得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個識字班裏聽一下，那先生講的天下大事，滿嘴名詞，連我聽的也有些灌不下去，這才知道學的人所以記不得的道理。

「在去年農民代表大會上，淮海報的記者，把我十八年的革命歷史，寫成小傳，在報上登出來，因為這些都是我所說的，所以我拿來學習一晚，就認得三十多字，有一次，我把工作計劃，叫人寫下唸給我聽，經我自己叫他修正後，拿到報社去，後來登出來，我又把這稿子拿來唸，也很快學會了，比唸其他書要容易多了。」

現在，徐大杰同志還在不斷地努力學習文化。故事就寫到這裏為止吧。

一九四八年五月，於淮海文協。